

七月，農委會林業處的吳俊賢博士送我一盆銀杏，樹高二尺餘，徑如鉛筆粗細，幾條側枝與頂芽長著許多漂亮的扇形葉，葉面上輻射狀的主脈排列規則有致。我如獲至寶，小心地搬回老家山上，種在庭院一隅，期待它三十年後會長出白果。

數月以來，我一邊呵護這棵小樹，一邊蒐集資料，同時努力回想我所知道有關銀杏的事，以下是我的成果報告：

### 侏羅紀時期

#### 與恐龍共同稱霸地球

據古生物學者的研究，銀杏發源於距今約三億年前的古生代，歷經二億年的繁衍，到中生代的侏羅紀達到全盛時期，與恐龍共同稱霸於地球，此一時期的化石曾陸續在美國、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西班牙、英國、澳洲、中國和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地層中出土。然而不知何故在一億年前左右，銀杏逐漸從中國以外的地區與恐龍同步消失。而今日許多國家像德國、英國、澳洲、美國和日本雖然仍看得到銀杏，不過據信都是從中國大陸引種栽培的，原始種源現僅存在於浙江、雲南二省山區。若非早年曾被廣泛引種在中國和日本的廟宇保存、繁殖，今日我們可能難得看到銀杏的風采。

#### 改寫植物的歷史

由於銀杏是雌雄異株，雄株在春天會製造大量會活動的精子，藉由風力的傳播可以幾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和雌株的卵細胞結合，最後發育成白果。這種授精的方法是在一八九六年才被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池野一郎教授發現，當時曾經造成植物分類學上的震撼，原來銀杏與蘇鐵的演化



■銀杏的枝條、葉、果與種子，枝條分長枝與短枝，花果著生於短枝上。

# 銀杏



■日本庭園的銀杏樹。

關係比松柏還親。

銀杏經歷三億年歲月不為滅絕，一些老樹高齡二、三千年仍然生意盎然，這和它堅韌的生命力有關；因為銀杏不但抗汙染，也抗病，甚至幾乎沒有蟲害，據說日本的長崎、廣島兩地在遭受原子彈轟炸後的二十年間寸草不生，而後來率先從土裡冒出的正是銀杏。

#### 銀杏與我

在台灣，很多人都知道溪頭的台大實驗林區內有一塊銀杏林，算是小有名氣，早年我在溪頭當解說員時，就曾被這種稀有的化石樹種深深吸引，同時也喜歡把銀杏的『生平事蹟』列為解說重點，包括它的年代特性、分類特性、分布區域與用途等等，不論大人小孩都很感興趣，許多人臨去還會特別摘幾片造形特殊的銀杏葉帶回家當紀念品，而我也一直樂此不疲，一講就講了一百多天，這是我生平和銀杏的第一次結緣。

不過那一陣子自許是『銀杏的代言人』，事後想來頗感心虛，比如我要是說：『銀杏跟人一樣，有男的也有女的。』小朋友馬上就會反問：『請你告訴我哪一棵是男的，哪一棵是女的。』見招拆招，當時有一種說法是：『穿褲子的是男的，穿裙子的是女

的。』

說得詳細些是：『雄銀杏的葉片中間會開裂，像男生的褲子；雌銀杏的葉片則完整如扇，不開裂，像裙子。』不過實際區分時並不盡然，書上其實沒有這種理論。心虛的事當然不止一端，比如我天天大言不慚，別人也不知道我甚至連一顆真實的銀杏果實都沒看過。

### 日本的銀杏傳奇

去年十月，因公到日本考察，行前偶然想到這件事，聯想到日本的氣候適合銀杏生長，日本人很喜歡用銀杏當行道樹，很多神社裡都有巨大的銀杏樹，心想要趁便留意吸收新知。抵達東

一晃一晃的像鐘擺，風要稍大時撲撲掉落一地，我見機不可失也疼惜如此珍果掉落一地，就拼命的撿，不過問題隨之而來，我發現熟透的銀杏果肉很臭，像糞便的氣味，手沾到不久就輕微紅腫刺痛，好像有腐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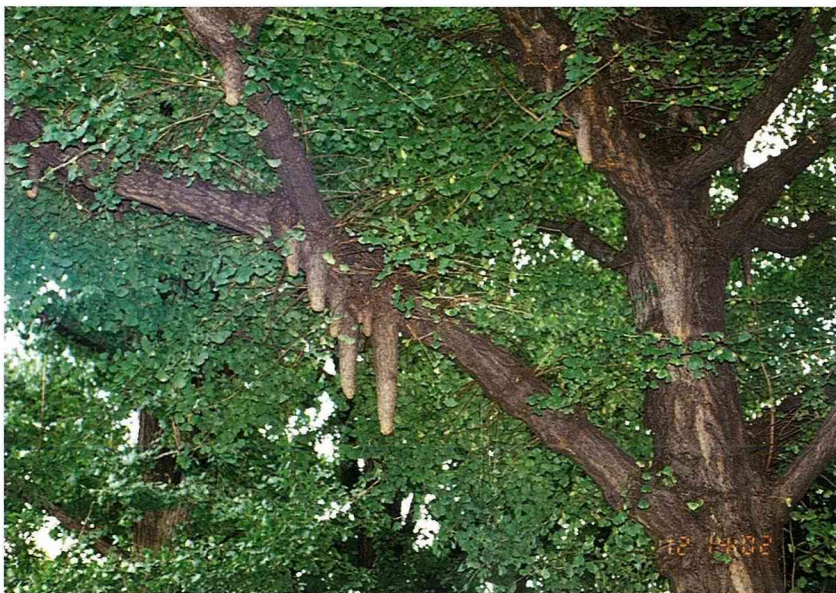
往後廿天參訪行程裡，除了坐地鐵就是走路，因此有機會走遍東京的大街小巷。我納悶的是雖然街上到處都有銀杏，卻沒再看到第二棵結果的，心想難道每一棵都是公的？日本人給我的答案是『是的』。我又繼續追根究底，終於得知是環保單位的意見，雄的銀杏不會結果，不會掉滿地、爛滿地，不會臭也不用

掃。至於如何保證種下去的都是雄性樹讓我迷惑不解，沒想到答案更簡單：找一棵確定是雄株的大樹，剪下枝條扦插繁殖即可。銀杏插枝易活的特性甚至也扯到日本現今各大神社現存老銀杏樹來源的傳奇，據說唐朝時渡海到中國留學的僧人，回日本後隨手把銀杏枝條做的手杖往地上一插便長出一棵樹來。

### 銀杏妙用多

#### —觀賞、食用、藥用

種銀杏何用？書上寫得很多，大略分為觀賞、食用與藥用三種。在觀賞用途上言，得先一提銀杏的特性，幼年的銀杏枝條緊密，幾乎是貼緊樹幹，像含蓄拘謹的少女，到稍長時才會疏開向四面擴張，展現成熟大方之美，老幼樹形迥異，不過樹葉倒是一樣茂密與翠綠，每到秋天，銀杏的葉會轉變成漂亮的金黃色，不論是掛滿一樹或掉落一地都非常壯觀。想看這種景像至少有幾個熱門的地方可以選擇，比如日本明治神宮前面、美國華盛頓特區的第十七街、中國大陸北京市的友誼賓館等等。另外東京大學把銀杏奉為校樹，種滿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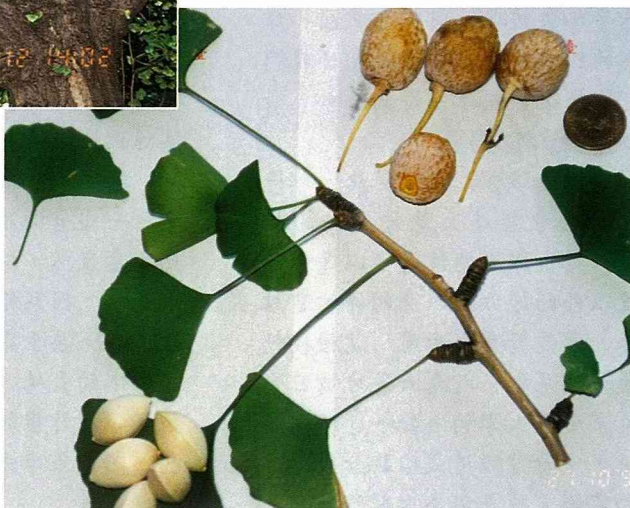


〔攝於上野動物園前〕

京，可巧在下榻的御茶水旅店一旁的巷口轉角就見到一棵，不偏不倚長在一座看起來像土地公規模的小神廟背後，是先有廟後有樹還是先有樹雖無從查證，不過拜神與拜樹合而為一倒是事實，與日本人崇拜銀杏之說相符。我抬頭一望，看到滿樹黃澄澄的銀杏果，三五個一簇聚生在短枝上，微風吹過時，果柄繫著果實

■老一輩的日本婦女相信銀杏的氣生根具有滋補奶水的功效。

■銀杏的青果，您說像不像「銀」杏？



〔攝於墨爾本皇家植物園〕



《鄭元春攝》

園。數月前報載新竹縣范縣長座落在湖口的老家種有一棵，十分巨大。又逢深秋時節，想一睹銀杏的美麗風采，此其時矣。

年輕的戀人們，您是否也願學那大陸的朋友，拾一片漂亮的銀杏葉送給愛人同志，向對方表白二億年堅貞不變的愛情呢？

在食用方面，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喜愛吃銀杏的種仁，也就是我們通稱的白果，日本料理中的茶碗蒸、中國菜的佛跳牆都用到白果，白果呈黃色，大小如杏仁，嚼起來帶點韌性，略有苦味，口感甚好，不過好吃也要適量，因為其中有些蛋白質不太容易消化，吃多了會腹瀉，甚至中毒。因此奉勸要知所節制。近年

來國內素食人口增加，許多人也察覺素食的價格並不便宜，餐廳人員也會告訴您說素菜貴在材料，像銀杏目前的市價就接近每台斤五百元。

在藥用方面，由於銀杏是一種古老的樹種，許多人對銀杏具有神力之說深信不疑，日本人對之尤其癡迷，因此市面上充斥各種銀杏粉、銀杏精及其他各種銀杏粹取物，據信對血管與精神方面的疾病特別有效甚至被誇大成可以返老還童。在德國方面的研究也相當積極。在中藥部份，一般用於補腎或治療一些婦科的疾病，中醫師也常推介用白果連殼加水煮熟剝食，用以化痰、止咳、治頻尿等。

對銀杏的種種用途，當然我無法一一列舉，也無必要，許多人寄望銀杏在未來能成為醫藥上一顆耀眼的明星，為人類的健康與壽年帶來新的希望。中國大陸江蘇省泰興縣應運而生，大面積栽培銀杏，用嫁接技術提早結果期，大量出口銀杏葉與白果，號為銀杏之鄉。農委會林業處近年來大力推廣全民造林運動，銀杏這種古老的化石樹種也赫然名列其中，就種在南投山區，看來往後銀杏與國人的距離將不再遙遠，說不定假以時日台灣也會出產白果上市呢。

### 與銀杏的今生緣

離開學校廿年，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但是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授有關銀杏的事，我倒是常記在心，在寒暑交替更迭多年之後，大膽為文記述我所知道有關這個令人驚異與尊崇的樹種，感覺仍是心虛，即如最近有人問我銀杏為何叫銀杏就差點把我活活考倒，幸好年初走過一趟澳洲，碰巧在墨爾本市區的皇家植物園裡找到了答案：銀杏的青果渾圓，果皮上敷著一層白粉，在陽光下反射出閃閃銀光，看起來像是銀色的杏子，因此得名。

看來若是要真正瞭解銀杏，我還得從照顧吳博士送我這棵銀杏幼株重頭開始，在伴隨它成長的過程中觀察與學習，不過如果要期待它結出白果，可能得先設法鑑定它的性別，並另外找一棵異性和它配對，再加上耐心的等待，因為銀杏又叫做公孫樹，意思是說種下去要等到生孫子當阿公的時候，才有可能看到它開花結果。是有得等。

鄭元春